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

分類 體育評論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40106 版面 二版

台北國際羽球名人賽點將錄

小黑人伊寇克 兩肩重任

本報記者 劉延青

「世界冠軍」的頭銜雖然榮耀，在這項冠冕下，卻也蘊含著無比的艱辛苦澀，近兩年來，印尼的伊寇克歷盡了戰事盛名的滄桑。一九八三年五月，丹京哥本哈根，伊寇克於第三屆世界錦標賽男子單打決賽場上，和同胞球員林水鏡火併了一百分鐘，以決勝局的一分之差，奪取了世界羽球霸主的江山，一夕之間，他似乎到達了世界的頂端。

從丹麥凱旋歸國，興奮至極前來歡迎他的人潮，包括了政府的重要官員、許多運動機構，和街道兩旁滿坑滿谷的民眾。堆積如山的禮物，湧進了當時方弱冠的伊寇克家中，印尼人歡騰的不僅是他的勝利，更因為他是第一個在國際羽壇揚威的馬斯林(Maslin)血統的純印尼人——前此叱咤羽壇的印尼名將梁海量、林水鏡，都是華裔。

但是隨著「世界冠軍」而來的，是無盡的責任；呈現傾軋危機的印尼羽球，霎時就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伊寇克身上，全國上下無不期待從此任何他將都無法自他的拍下倖存。於是，這位膚色黝黑的年輕人籠罩在令他難能承受的壓力下。當年六月，伊寇克被迫參加東南亞運動會，即使他正發著熱，根本缺乏應戰的體力。但是協會之命不可違，伊寇克勉力應付了單打重責，果然輸給原不足取的新加坡選手黃循杰，這一來，開啟了不滿情緒的肇端。

更大的災難在後頭；八月，印尼公開賽，伊寇克居然在同胞眼前被大陸的年輕球員楊陽所擊敗，火上澆油，印尼球迷的忿怒益形高漲。

十二月在雅加達舉行的第一屆肯尼士大獎賽決賽，每一個分組總共不過三名球員，而伊寇克竟在循環預賽中，慘遭英國某瑟、馬來西亞斯本·西迪的殺戮，兩戰皆負被淘汰出局。球館裡上萬名觀

眾送給他的噓聲，直能把屋頂掀掉。

一九八四年，伊寇克總算稍微掙脫了壓力帶來的陰影，在泰國、馬來西亞兩公開賽稱王。尤其是大馬公開賽的決賽，伊寇克終止了對手佛洛斯特開年以來的連續五十三場勝利，這一戰，恢復了不少他「世界冠軍」的身價。

真正說起來，印尼認為伊寇克足以繼承八屆全英冠軍梁海量、三屆全英冠軍林水鏡影功業的想法並沒有錯，威猛的壓殺，在任任何幾乎不可能出手的角度下都能把球救回至對方後場的強勁手腕、能容他連續跑、跳兩個小時，猶不見疲態的充沛體力，一九六二年十月四日出生的伊寇克，確實具備成為「世界冠軍」的本錢。

就像曾在伊寇克手下吃過敗仗的印度頭號好手普拉卡西所做的評斷：「伊寇克的球路和技巧實在讓人迷惑，看似擁有絕佳的防守方法，卻又無時無刻不做攻擊。」

一九八一年在決賽進行過半時抽務棄權，一九八三年首度登上台北名人賽冠軍寶座，此番以去年世界排名第二、本次賽會男子單打第三種子球員的身分，前來尋求二度登基的機會，小黑人伊寇克不知是否能再演世界錦標賽場上的威風，讓國內球迷大飽眼福？



展體育。勞動與衛國(GTO)活動。其中，像匈牙利、捷克及東德，雖然有其長久傳統的活動方式，仍然免不了為蘇俄的壓力所影響。

不過，一九五六年以後，因情勢的改變，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傳統性運動項目，逐漸抬頭，蘇俄的影響也因而相對減輕。但，蘇俄為了維繫其既有的外交政策，乃改變方式，開始與各社會主義國家簽訂體育運動交流協定。比如，先後於一九六六

比賽等。不過，不論比賽性質有何不同，其主要特點，莫不以透過體育運動的交流，而加強社會主義國家間政治上的結合，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具體而言，比如為慶祝蘇俄建國十五週年紀念，特地舉行登山慶祝活動(山高七四九五公尺)。當時有八十七名登山家登頂，並在山頂插上十五個蘇維埃共和國的旗幟，另外有八個社會主義國家(保加利亞、捷克、東德、匈牙利、蒙古、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國旗，也一同插在山頂上。蘇俄當局說，這是基於和平與友情，結合而成的友好與無產國際主義的象徵。同時，為了表示愛護之意，並由古巴、蒙古、北韓等社會主義國家，各派代表一人，接受蘇俄的體育運動勳章。

以體育運動作為外交手段

目前，蘇俄的體育運動外交，與貿易一樣，在社會主義國家間進行。特別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各國間的交流，更不例外。比如，一九六九年，蘇俄選手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比賽次數為八二五次，佔全部蘇俄國際比賽次數一四二〇次的百分之五八。其中，蘇俄聯邦與東德的比賽次數為一八七次，與保加利亞比賽二七次，與捷克比賽七十四次。

一般認為，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體育運動關係，是蘇俄體育運動外交的中樞，俄約佔蘇俄體育運動交流的一半以上。即以一九七〇年代為例，一九七〇年其比例約佔百分之五五，一九七一年則佔百分之六七，並有逐年上升趨勢。

如眾所週知，在社會主義國家，體育運動無不受中央的控制，並完全納入政治體系內作通盤的運作。這樣作，當然是為了達成既定的目標；或滿足其明確的組織功能。

就其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國際運動交流的原理而言，無不在切實掌握體育運動組織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課題，並發展共產主義與勞動者團體之關係。而體育運動交流，則在促進友好的和諧關係與加強友情的建立，並提昇社會主義各國青年的愛國心與國際主義的理念。根據蘇俄的看法，蘇俄的指導階層，認為體育運動有益各種社會主義的融治關係，因而，利用體育運動，鞏固蘇俄的領導中心，並加強區域內蘇俄的統治地位。

蘇俄的體育運動與外交政策

體育活動為外交工作的延長

許義雄

年與東德、一九六九年與保加利亞、一九七一年與波蘭、匈牙利、一九七二年與捷克、古巴、一九七三年與蒙古、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國家，簽訂長期或短期交流協定。

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體育運動的交流，可說是多方面的。其中，或含多項目的交流，或含多層面的交流，不一而足。比如，每年一次的橫渡東歐的「和平自由車賽」，少年運動大會，社會主義農林比賽大會，姊妹市間的比赛，軍事關係的運動

運動大會。除此以外，為提昇社會主義國家的運動實力，從一九五〇年及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蘇俄即經由各種不同管道，派出教練、指導者及有關人員，進出「同盟國」，藉以協助其運動技術的改進，期望躍升世界水準。一般相信，這種多國式的協助與團體合作，是促使社會主義國家，運動成績日新月異的重要因素。

至於有關軍事體育運動的交流，更是蘇俄體育運動與軍事結合政策的象徵。至少是基於華沙條約而訂立的友好關係。友好的軍事體育運動委員會(SCFA)於一九五八年莫斯科簽訂。其目的，旨在振興軍事體育運動，加深軍事間的友好關係，並提高軍人的身體適應能力。為了達成其預期的目的，幾乎每年由軍事體育運動委員會就奧運及非奧運項目中，選擇十五項進行比賽。一方面，並由軍隊俱樂部互相定期舉行